

从「蜀道难」到「秦坦途」

安岚高速畅想

文 / 傅晓鸣

少时读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开篇那声长叹至今犹在耳旁回荡：“噫吁嚱……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！”

短短几句，如雷霆之音，劈空而来，瞬间把读者拎出了书斋，扔进那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”的绝域。此刻的“难”，不仅是蜀道的陡峭、险峻、无路，更成了横亘在人与天地之间的测量尺标。

1200多年过去，从李白笔下的“蜀道难”到今天的路路通，这声跨越千年的长叹，被现代筑路人用盾构机、钢筋水泥和智能监测系统，谱成了波澜壮阔的交响乐。文学星辰里的那缕辉光，如今照进了现实，成了隧道里不灭的灯火。

2025年末，在秦巴山区的层峦叠嶂间，陕西高速路网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——安岚高速通车在即。这条巨龙将从安康蜿蜒至岚皋，最终连接陕渝交界，为崇山峻岭注入新的生机。未来，当车辆在桥隧间穿梭，安岚高速的名字必将被旅人铭记，它化天堑为通途，像一座闪亮的坐标，在交通发展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能在通车前疾驰在这条凝聚着筑路人无数汗水的安岚高速上，顿然有一种近水楼台的特殊感觉。

采风团里，银发与青丝交织，皱纹藏着岁月的故事，笑涡漾着青春的光泽。最惹眼的还是那群“00后”“10后”，背着无人机，举着云台，耳朵里塞着降噪耳机，活力像要溢出。车厢里少长咸集，知名学者、老作家、资深媒体人同车共往，都是这条路的见证者，要用性灵的笔触记下这段历史。

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叫崔浩清，陕西交控集团安平分公司员工，文学青年。从小在安康城里长大，说起安岚高速时，他两眼放光，那份为家乡修路而骄傲的心情，全写在脸上。

“过去开车从安康去岚皋，只能走G211国道，70公里路程，需要1小时40分钟，安岚高速一期工程通车后，再从安康到岚皋，只需30分钟，新路线不仅节省了时间，也提升了驾驶体验。”小崔兴奋地说。

车子在大山里疾驰，车窗便成了流动的取景框，一幕幕山景还未来得及咀嚼便倏然退后。

对于安岚高速，刚开始我的概念是模糊的，后来明白，安岚高速的全称是安康至岚皋高速公路，项目总长88.55公里，其整体工程分为两期进行建设。一期工程为安康至岚皋段，全长47.41公里，起点位于安康市汉滨区建明镇中城村，与十天高速相接，向南延伸至岚皋县。二期工程为岚皋至陕渝两省界，全长41.14公里，与重庆市在建的城口陕西界至开县高速公路相接。

一条高速公路的规划设计建成，总有其深刻的建设内涵和悠久的历史意义。

从战略层面看，安康至岚皋(陕渝界)高速公路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G69银川至百色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建设与贯通对于填补秦巴山区南北向高速公路空白，增强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连通性和韧性，提升西部地区交通网络的整体效能具有关键作用。

从经济层面看，安岚高速的贯通极大地改善了秦巴山区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出行条件。以安康到重庆为例，通车后车程将从原来的约4小时缩短至2.5小时左

右。特别是对于陕渝交界的城口和岚皋两地，车程时间更是从140分钟锐减至40分钟，为沿线群众出行和跨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。

安岚高速的建成不仅直接惠及沿线20余万群众，更重要的是为秦巴山区的富硒农产品、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开辟了快速物流通道。想象一下，山民早晨从地里挖的魔芋，中午就能到重庆火锅里打滚；茶农新包装的富硒茶，几小时后就可以走进山城各色茶馆，在品茗客的杯盏里飘起袅袅茶香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啊。

安岚高速的建成通车还有一项重大意义，那就是让“秦巴山深处”第一次实现与成渝、关中两大城市群实现“半日往返”，把分散在秦巴腹地的南宫山、瀛湖等生态节点串成一条“可进入、可慢游、可消费、可过夜”的线性旅游目的地，使“秦巴文旅走廊”成形，为陕南乡村振兴和陕西经济协同发展，打开新通道……

昔日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，那是用步履丈量出来的心悸，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争夺与杀戮，是朝避猛虎，夕躲长蛇的步步惊心。每一寸青石板上都渗着挑夫的汗、戍卒的血、商旅的泪。

如今的蜀道易，易如反掌间，如履平川，那是用车轮奏响的一路豪歌，是朝夕至的任性，是桥隧穿梭的霸气。其意义远不止于交通，它改变了地缘格局，升华了精神内涵，这种“易”不是山路平坦了些，而是从根本上的维度革命。

在这一“难”一“易”之间，横跨的是千年的时光，折射的是一个民族从仰望高山到征服高山，再到与高山和谐共处的伟大征程。

如今，县县通高速，路路皆坦途，时空被折叠成一首流畅的散文诗。然而，我们扪心自问：这一切的“易”真有那么轻松？一切的“易”真的来得那么容易？

当采访深入一线，亲眼所见，两耳所闻，才知道一切的“易”皆是由攻坚克难而得。这个“难”躲在大山褶皱的深处，躲在临时工棚昏黄的灯火里，躲在隧道口尚未散去的硝烟与桥梁钢架上未干的汗渍中。

座谈会上，安岚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处长曹支才介绍，安岚高速是陕西桥隧工程最难的一段。仅岚皋至陕渝界段桥隧比率达96%，是全省桥隧比例最高的山区高速公路。

他尤其提到，岚皋至陕渝界的大巴山特长隧道是控制性工程，这条隧道长13.57公里，跨越陕西省和重庆市交界处，陕西段长8.206公里，是全省在建的最长隧道。

大巴山特长隧道作为安岚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，展现了我国基建的硬核实力。这条隧道横跨陕渝两省市，穿越秦巴山脉核心区，需攻克13条断层带和特大涌水等地质难题。它采用毫米级联合测量技术，实现陕渝段精准对接，刷新了跨省隧道施工精度纪录。作为在开建伊始就被交通运输部指定为“平安百年”的品质工程示范项目，它的贯通不仅将安康至重庆车程大大缩短，更成为陕渝协同攻坚的“地质迷宫”。

“控制性工程”作为专有名词，往往是因地形险峻、地质复杂、施工条件恶劣，最具挑战性，属于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关键工程，是项目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。

在崇山峻岭中，铺就一条畅捷的高速公路，包括控制性工程在内，各种的“难”题毫不留情，迎面扑来。首先五大难题——桥隧比例高带来的技术难度；



图/安岚

隧道围岩差造成的施工难度；施工条件不足导致的建设难度；安全风险高带来的管理难度；创建“平安百年”品质的目标，更是压在心头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想想看，仅岚皋至陕渝界，桥梁34座，占路线总长43.1%；隧道17座，占路线总长52.9%。在山峦起伏、沟壑纵横，地无一尺平的大山中，建一条高速公路，桥怎么架，隧道怎么打通，大型机械如何进入工地，建筑材料及工具在哪里储藏堆放，废渣往哪里填埋，水源如何保护，植被如何复原，乃至水电引入，拌和站、钢筋棚、生活区，员工住宿，食物保障，一切问题都要解决，尤其施工在无人区，真是难难难。难于上青天！

开弓没有回头箭！在刀劈斧削的崖壁，在沟壑纵深的群岭，各个项目标段的筑路英雄们，为做好一切准备工作，先向悬崖借一寸，再向河谷让一丈，勉强挤出一小块可以转身的平地，安营扎寨，设厂建站，投入工作。

施工难度被地质条件一页页翻开：岩爆、突泥、瓦斯、涌水……像一群躲在暗处的对手，步步紧逼。掘进机每前进一米，刀盘都在与岩层交替“啃噬”——有时是火花四溅的“硬碰硬”，有时是泥浆喷涌的“软刀子”。

工人们顶着安全帽，帽檐下的脸被尘土与汗水糊成一张旧报纸，眼睛却亮得像星星。他们要在岩爆来临前，把钢拱架一片片拼成环；在突泥涌水前，把注浆管一寸寸钉进岩体的缝隙；在瓦斯探头亮起红灯前，把风筒再往远接十米，让危险在风里稀释成一声低低的呜咽……

采风团终于来到控制性工程所在的无人区——大巴山特长隧道。

它像一条在地球褶皱深处缓缓铺展的“隐形长龙”，远处看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只有偶尔一阵从隧道深处传来的机器嗡鸣，像心跳，提醒人们，山腹里正孕育着一场静默的穿越。

和安澜管理处及来自6个标段的负责人围坐畅谈，倾听那些寻常人难以听到的故事，感受另一个世界的感人景象。

建设者以亲身经历，讲述了他们在群山峻岭之间，在作业面狭窄，在如同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苛刻环境下，面对地质条件复杂多变，断层破碎带密集，隧道涌水量大，如何解决通风、排水、除渣、照明、供电及动力交通组织等一系列难题的故事；讲到因地方公路年久失修、等级低、安全性差，大型设备及材料运输车辆通行困难而如何克服的故事；讲到山区雨多，山洪暴发等带来的防汛压力及施工安全所承担的泰山压顶的责任。

更艰难的是，这条高速路在生态最敏感的神经——大巴山保护区、安康水源地二级保护区、南水北调监控区内，三重“紧箍”叠加，使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戴着“禁止触摸”的标牌，每一道溪流都要保证它的清流，每一座山峰都要保证它的植被完整。

“平安百年”四个字，像一枚被交通运输部郑重钤下的红印，落在安岚项目的封面上，颜色沉厚，也烙在每一个建设者的心上。

就这样，山把最难的一段留给筑路人，筑路人却把最细的心思还给山。“来时青山绿水，走时绿水青山。”安岚高速的筑路工匠们，以“攻坚克难、敢为人先”的大无畏精神，以精工巧作的工匠精神，实现了大山的诺言，交出人生最好的答卷……

无人机腾空而起，从云端俯瞰秦巴山脉，镜头传来的景象：隧道毗连、桥梁飞架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高速公路却宛若一条银带，在起伏的青山绿水中蜿蜒穿梭，时隐时现，绰约生姿，为崇山峻岭增添了一道流动的风景线！

当山峦被银带轻轻缝合，当溪流与鸟鸣同时喧闹，赞歌便不再是修辞，而是胸腔里自然涌出的呼吸——

我面朝安岚高速出口，把最亮的音节交给它：

——致敬，安岚高速！

——致敬，那些把汗水钉进岩层、把名字藏进护栏的筑路工匠！你们攻克的一个个难关、流下的每一滴汗水，都将在未来，被时代冠以最耀眼的荣光！

（傅晓鸣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会长）

絮语轻谈

收藏一季温暖

文 / 李晓 王致远

读书

文 / 向晖

左手经纬线 右手诗与文

——读张西棉个人作品集《终南印迹》

当墨香袅袅的《终南印迹》递到我的手中，触动我的除了文字本身，更多的是其背后的故事：公路技术员张西棉，一位整日与全站仪、混凝土工程打交道的工科人，两年间于时光的缝隙里默默耕耘，笔耕不辍写下三百余篇散文、诗歌，最终集结成册。

这本集子最动人的特质，在于作者张西棉观察的“近”与“真”：《我的祖母》里油灯下纺线的剪影，《麦收时节》中父亲在麦田挥洒的汗水、《烟火回坊》里一碗泡馍升腾的烟火气，质朴又温暖。《杜甫纪念馆记》《寻访户县二中东岳庙》里，能看到她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与探寻热忱；《致良师益友》《静的力量》中，藏着她对人生的感恩与内省；《五月的时光》里，记录着她对公路人防汛工作的致敬；《大爱秦岭》中，浸润着她对故土的深情……没有刻意雕琢，却满是真诚。张西棉告诉我，自己的写作灵感，大多来自周末陪伴父母的近郊漫步；落笔，则在无数个寂静深夜的书桌上。通勤的路上、等待的间隙，都是她构思的黄金时刻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她提起回老家时，在等待家人开门的半小时里，蹲在门口写完了《阿聪》——家里那条忠诚的小狗。这种“时刻准备着”的创作状态，让她的文字充满了一种即时的、鲜活的温度。

阅读《终南印迹》里柔软的文字，你很难将“整日与经纬线、工程图纸较劲”的技术员，和书中三百余篇柔软的文字对应起来。白天，她在工地上与毫米精度较劲，参与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创建验收、规划评审现场查看，或是顶着酷暑推进项目、筹备跨区县的大型推进会；深夜，她在灯下的书桌前，让疲惫的思绪长出“摇尾巴的小狗”——这种“反差”，大概是她最好的解压阀。对公路人而言，工地的严谨是职责所在，而深夜的文字流淌，是精神补给，这份高强度工作与文学热爱间的碰撞与自如切换，格外难得。正如她所说：“写作是对枯燥的灰色混凝土工程的一种绘色方式”，“写作令人精神愉悦，文学很纯美。”这份忙里偷闲对写作的热爱和

坚守，着实令人动容。

我与张西棉的两次交往，更印证了她对这份热爱的坚定。2023年秋的采风活动，原定两天行程，她因临时有业务工作不得不提前返回。临走前，她满怀遗憾地“抱怨”：“好不容易的一次写作交流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”我彼时只知她是西安公路局的工程技术人员，未料采风刚结束，就见她在朋友圈发布散文《“模”与“范”》——那是她凭一天参观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见闻，便写下的兼具灵敏捕捉与认真思考的文字。我当即向她邀约投稿，她欣然应允。此后无论是否刊发，她每周必投，从未间断。

张西棉说，副刊这片“芳草地”为她打开了文学的一扇窗。她轻描淡写地提及出书的缘由，“只是日积月累的写作成果，刚好内容符合，满足相关要求”。我却深知，从提笔写作到集结成册，这条业余文学之路她走得沉稳而坚定。近四百个多夜晚的灯下坚守，这份在时光缝隙里的笔耕不辍，凝结的不仅是文字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：创造，无需等待完美时机；坚持，也并非遥不可及的壮举。

不久前，在省交通作协举办的文学研讨交流暨创作能力提升活动中，我再次见到了张西棉。她背着双肩包，笑容满面地打招呼，而后像个虔诚的学生，在前排坐下，认真听讲、做笔记，主动向文学名家请教，与文友们热切交流。看着她专注的模样，我忽然觉得她像一束光，不仅照亮了自己的平凡日子，也让人们看到了公路人的别样风采。

对多数行业人而言，忙碌的工作很容易填满生活，热爱往往成了“奢侈品”。但张西棉用她的《终南印迹》告诉我们：诗意从不在远方，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我们都可以选择做一位播种者，在时间的缝隙里，深耕于自己脚下那片名为“生活”的土壤，打捞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深情与敬意，用心栽种属于自己的诗意，让寻常岁月，也能够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若你好奇一位公路技术员如何用笔墨装点日常，不妨翻开《终南印迹》，读读这份不懈的坚持与纯粹的热爱。

桥底收费站的院子里，那几棵栎树是这个季节最忠实的信使。深秋时节还挂在枝头的那抹绛红，如今已沉淀成含蓄的赭色。风起时，那些羽状的叶片便纷纷扬扬地旋落，在水泥地上铺开一片斑斓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枝丫，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恍惚间还带着秋天的余温。收费亭的玻璃上，偶尔会凝结一层薄薄的水汽，那是冬天悄悄留下的第一个吻痕。

此时的天地，小雨淅沥，远山如黛，轻烟似纱，播种后的田野敞开着胸膛，在微凉空气中静静呼吸。风里带着清甜的温润，拂过脸颊时，像母亲晾晒的棉被，既有初冬的微凛，又藏着太阳的味道。

正所谓“秋收冬藏”，立冬更是个适合藏养的季节。职工食堂早早备好了温补的食材。红枣在汤锅里轻轻翻滚，桂圆甜香与生姜的辛辣在空气中交织，化作缕缕白雾，温暖着每个下班归来的人。这氤氲的热气，是收费站里最朴实的冬日序曲。

瞬间心情

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，映照在窗边的茶杯上，桌面氤氲出淡黄色的光影。茶汤里散落着无数细小的金色光点，那是旧时光里的细碎美好，更是一脉相传的温柔，悄悄沉淀在岁月深处，从未褪色。

记忆里，这杯茶的身影从未走远。同样的冬日暖阳，斜斜淌过窗棂，落在母亲身前那张褐色大书桌上，给深木色的纹路镀上一层暖光。母亲捧着张爱玲的《流年》，指尖轻轻搭在泛黄的书页上，翻页时动作轻得生怕惊扰了文字里的旧时光。手边的透明玻璃杯里，泡着的是外婆传下来的老茶种，茶叶正慢慢舒展腰肢，一芽一叶带着鲜灵的碧色，在浅绿的茶汤里缓缓浮沉，恰似书中那些漫过岁月的细碎往事，更像无声流转的牵挂。水汽顺着杯壁蜿蜒成细密的水痕，清冽的茶香混着书页间的墨香漫开，萦绕在母亲鼻尖。她读到某处，嘴角会悄悄牵起一丝极淡的笑意，眼神柔和得像茶汤里浮着的细碎金光。阳光落在她鬓边调皮的碎发上，与杯中舒展的茶叶、静静摊开的书卷

一起，构成了最温柔的冬日图景。

我拿起杯子，学着母亲的样子轻轻的晃动，光点便化作细碎的涟漪，清冽的茶香随之漫出。茶叶自在舒缓，在水中慢慢旋转，仿佛在跳一支慢节奏的舞。抬手轻抿一口，温热的茶汤滑过舌尖，带着淡淡的回甘，恰如心头褪去浮躁后的安宁——所有奔波的疲惫都被这温热抚平，只剩松弛的暖意漫遍四肢百骸。没有喧嚣纷扰，没有急事催促，就这般沉浸在茶香里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。仿佛时间也慢了下来，和水中旋动的茶叶、杯沿流转的光影一起，织成了一张温柔的网，把此刻的平和与惬意牢牢裹住。

这一刻，时光仿佛重叠。当年母亲鬓边的碎发、指尖摩挲书页的弧度，与此刻杯中浮沉的茶叶、漫开的暖光完美叠印。我仿佛还是那个趴在书桌边，悄悄看她读《流年》的孩子，鼻尖萦绕的依旧是同款清冽的茶香与淡淡的墨香，连阳光落在桌面的角度，都和记忆里分毫不差。

恍然间，母亲抬头，目光穿透时光，落在



茶暖流年

文 / 王晶晶

我手中的杯子上，眼角漾开熟悉的温柔笑意，轻声说：“这茶的滋味，和当年你外婆泡给我的，竟是一样的回甘。”她伸手轻轻拂过摊开的书页，“张爱玲写流年易逝，可有些东西总不会变——就像这杯茶的暖，还有翻书时的心安。”

我怔怔地望着她眼中映出的光点，忽然明白，所谓传承从不是刻意追寻，而是这些藏在烟火里的细碎美好：一杯茶的滋味、一本书的墨香、一段时光的温柔，在岁月里悄悄流转，从外婆的灶台到母亲的书桌，再到我的掌心。阳光依旧温热，茶叶仍在旋转，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安宁与暖意，早已顺着茶汤融进血脉，成为无论走多远，都能安心回望的根。原来传承从不是厚重的口号，而是时光里的一脉相承——是茶味的回甘，是书页的温度，是一代代人藏在日常里的温柔与坚守，在流年中静静流淌，从未消遣。

或许许多年后，在同样的暖阳里，我也会给我的孩子递上一杯相同的热茶……

（作者供职于柳枝收费站）